

湖南文徵

湖南文徵卷三十七

湖湘後學集編

辨一

三代制產及孟子策滕辨

何文庶

問夏禹商湯周武皆聖人也其仁民一也而三代制產之法各殊且畝起於尺夏尺較商則短周尺較商頗長則夏之百畝不敵周百畝之闊也況減半乎抑夏禹以揖讓而王後人且尊稱爲帝湯放桀有慙德武伐紂而作誓以言乎德之優似乎武不及湯湯不及禹矣乃何以爲民制產夏則五十畝殷則七十畝周則百畝似乎夏反靳而周獨厚也此何以故不知井田肇乎

軒帝至陶唐爲九年洪水所敗舊之封植皆爲淖漚禹以八年四載之勞僅得爲民除害故以后稷之教稼而井里尙未開卽後七十年嗣登天位每夫授以五十畝艱食之有資恩勝百畝矣民間歷二百年而十畝有墾民俗亦漸化故終夏四百年至商而二十畝可加每夫授以七十畝而井田助法可行矣又每歷二百年而十畝有墾民俗益漸化故終商六百年至周而三十畝可加每夫授以百畝而井田徹法可行矣此二代處勢之變而用恩之一也獨計滕乃文王子武王弟滕叔繡之後而孟子對文公爲國之問不導以法祖行本朝之徹而乃欲倣行先代遠年之助法又何以故蓋自東遷以來大家世族兼井田畝

富者日富貧者日貧至商鞅廢井田而開阡陌則蕩然無遺矣。一旦翻行井里之舊而均之貧者固樂其有田富者深恨其奪業欲免怨之不能尚可強之通力以合作乎卽勸諭以行助法誠云上矣助行之久而徹可漸復矣若都鄙用助法是欲以周之百畝而行商之助也鄉遂用貢法是欲以周之百畝而行夏之貢也助雖倣商而兼貢於夏授田則祖周之百畝是又通三代以爲法矣若曰都鄙授七十畝爲助鄉遂授五十畝爲貢不幾啟民人之怨乎

歷法辨

何文應

客問未來歷法久經前定確當無遺而通微教師改歷易法歷可改否新法亦果確當否予曰愚草莽臣學疏識謏安敢非之又安敢一意是之乎客問故予曰自黃帝命容成作歷而唐帝咨羲和置閏歷代屢更不一法及元郭守敬歷爲最善且新改未久故明之初因之而未敢遽革也若久而漸差烏乎不改客曰若是則今之新法確當不可以易乎予曰否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天何嘗有度數之分天行疾以日行每日一周天所不及之餘之廣而遂立爲一度歷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退合一周故有是名數天體渾渾初非有額限

也。猶地之里分自門外起。該幾許遠爲一里。又該幾許遠爲二里。若在一里之中起。則必至二里之中爲一里也。亦初非有畫額在何地也。然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乃能與日合算而永爲信歷。今通微之法。另改周天全體爲三百六十全度。而無五度一分之名。度可改日不可改。以三百六十全度而合之於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是每日一度而有零差也。古人於八十年三年差一度。而前後屢更差法。以六十六年求其合。尙憚其難。今每日有零差。是三百六十五日三時之中。日日有差法也。瑣碎不可勝籌矣。烏可久哉。古人未立差法。遂至有六十六年而退一度之差。今旣立差法。雖經數百年。亦可以相去不遠。謂有

豪釐之或差則可。而通微謂明經三百年已差四度。不言其合。差不亦謬乎。元郭守敬之分節與氣。每一十五日二時五刻而遷交。非不知地氣有高下早晚之不同也。但立中道以示人。使地方之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爲易從也。而通微之法。則以冬至後陽生其氣速。而每節漸推而過前。夏至後陰生其氣遲。而每節漸退而縮後。且使十二次俱因中氣以隨遷。此固所轄日時長短之不同。而躔次亦亂也。然每月下旣立總節矣。又列橫圖以分各省節氣之早晚。似乎詳且密矣。然月節與橫圖兩殊。不亦自相刺戾乎。且各省異節固然矣。獨不思各府各州縣各鄉都。亦皆有地氣高下早晚之不同乎。若欲分之愈

不可勝言矣。至如倒觜宿於參宿之後，或疑參主北滿，故尊而移之於前。予獨辨其移之之意，蓋觜星無度，坐參之內，度以爲度，而漸近於東，故通微奏聞移參於前，移觜於後也。獨不思日下之參觜可移，而日月火水木金土之定序終不可移乎？舊法每日百刻，每一刻分六十分，每日十二時，每時八刻，已該全刻九十六，其餘四刻，每一刻分布於三時之中，故前初初刻十分，後正初刻十分，合三時之初初正初，共六十分爲一全刻也。今通微之法，則分一日爲九十六刻矣，每刻作十五算，而每時爲八全刻，無餘分，乃晝晝夜之長短，用爲定例，由是節氣之遷，交太陽之出入，存初初正初之名，而異其實，藏初四正四之實。

而革其名二三異次前後不齊詎不巧哉由是五者言之固不能經久而無弊也客曰然則舊歷當矣朔晦之更爲謬矣曰此亦未足議也清未定鼎以前崇禎甲申尙行舊歷先頒七月朔丁亥及四月後宏光嗣位改六月晦丙戌爲七月朔時予先君尙存因疑而問之荅曰曾見萬歷以來亦常有改蓋前定歷乃一時推算預刊行以備後人之用未必纖豪之盡合及後細推精確然後更定此是常事故吾亦曾察萬歷閒老書前定歷有二等刊本之不同崇禎辛未冬亦曾改閏故今有兩種刊本也崇禎辛未閏十一月小十五日小寒節改三十日大寒氣爲後月朔前三十一月後三十三月此不合法閏月有節而無氣

前編閏十二月小有十五日立春節而無前中氣前後各三十
二月惟此月爲適中前定此月爲閏者似當是也然必月行退
疾合朔趨前故改前月小以爲閏也今通微之立閏亦有節而
無中氣與舊或同或異則又節氣前後推移之不同也亦猶前
代或閏於歲終或閏於亥終也姑不具論而晦朔之更則是矣
何以知之合朔之時刻不爽也薄蝕之變應不舛也故知其是
也夫是以用而行之也客曰然則歷有足用可以永行之矣曰
否否近閱所選歷法諸策惟頌揚通微之精當而無所訾議雖
連篇累牘予終未敢首肯惟讀盛符升策藝頗合吾意而尙有
未可據爲定論者其說謂通微之法在今日者無一不應其法

固密然無有百年不變者歷也故推算之法合於已往者易合於將來者難此語誠然但又謂聞之蔡氏之說曰造歷之家當使天運應差之數逆算之於造歷之時則有以差數爲正數者其法精密而無弊後之學者因正差之數以定算因始終之算以定法其在今日受事之人乎此語則未可據也何者子思子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歷法以人合天而星辰進退游移致度數之廣狹前後古今屢驗不一上古固難稽矣卽如觜之一宿晉書云魏益州廣漢入觜四度越雋入觜三度是觜在晉尙有四度及後漸狹而爲一度爲半度爲二十五分爲無度甚至借參之初度爲觜之一度半度與二十五分也何者今觜

居參度。自古二十五分之數。實參之。借度也。猶兒童坐成人之身。坐位者。成人也。非童子也。周公負展而朝。諸侯坐位者。周公坐。周公身者。成王也。事屬之成王。則稱成王。不稱周公矣。夫星度以紀日月五星之行次。設紀行次於觜度之三四。古有之。而今無之。則無三四度可紀也。此星度之廣狹。古今不齊。非若五星四餘之有成迹。舊例可逆推者。游移不定。人固不能測之也。又何可以精確爲萬年不變之歷也哉。古人隨時考驗。修改以與天合。良有以也。若夫通微之法。謬戾尤多。當更難久矣。客曰。子又何每稱通微之善也。予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天室大臣。新撰以爲時王之制。愚草莽臣。學識謏陋。又安敢非之乎。

然請觀我所審用則知之矣。侯亞公曰：湯若望歷法，各省節氣時刻，依地經度列之者。今吾兄乃謂以陰陽遲速之氣不同，豈不失彼立法之原乎？予曰：吾固見新歷之法矣，謂各省日出入及晝夜長短時刻，悉依北極高度定緯，所列各省節氣時刻，悉依地之經度所列。然歲差里差，博物典彙諄諄言之矣。但節氣時刻，以地之經度列之，非晝揆之以日，則夜揆之以星，而後可定地之經度也。試問節氣之遲速，不在陰陽之氣，而在日影星光中可測之否？此明賢所謂奸也。豈但天主之說哉？亦不但此也。其大者，次舍之分，在天別有明界，非以地理爲則。今通微之法，太陽過宮，一則順天，每月中氣時刻爲次舍之分也，以爲尊。

京師則得之矣。謂十二次舍之分舍。茫茫大地。一準於燕土。爲宇宙之通理乎。且地支中巳屬火辰屬土。不可紊也。如吾郡入軫六度。舊列在巳宮。爲楚之分野。今則裁改爲辰宮。爲鄭之分野矣。問我桂陽是鄭地否乎。向之屬火度者。今屬土度矣。有是理乎。雖歷代之所分次。舍各殊。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況天漸差而東。歲漸差而西。代有明驗。今每歲一以每月中氣之時刻。爲太陽過宮之時刻。將所謂每歲差十四秒者。何在。七十年間。將差退一度。今每年以中氣爲準。如新法大寒中氣日在丑牛一度。今以每年此日度。爲入子宮元枵之次。二千年後大寒之期。日必差退在寅箕度。漸及升宮度。而亦曰大寒後日躔元枵。

之次是以丑寅宮爲子宮也可乎此必不可宗者也或者曰新法立差十四秒每歲節氣漸差而後以與日合子未暇深算也予曰然則節氣日遲而陰陽之氣又差二千年後未冬至而日已北旋未夏至而日已南轉大寒中氣必差遲在寅月之中當名曰雨水正月中而以此寅月雨水中氣立爲丑月大寒中氣可乎此必不可從者也當必日自日而節氣自節氣各分推算然後可予固曰通微新法未敢一意是之也

予作此辨後至丁未戊申己酉三年果復改用舊歷

歷代分時刻法自黃帝及周有挈壺氏以百刻分晝夜漢哀帝時改爲百五十刻梁武帝改爲一百八十刻唐後遵古制

則仍爲百刻。至於今。清初乙酉年止。順治三年丙戌。用西洋法造歷。每一時八刻。整齊一日十二時。則每日一晝夜分爲九十六刻矣。